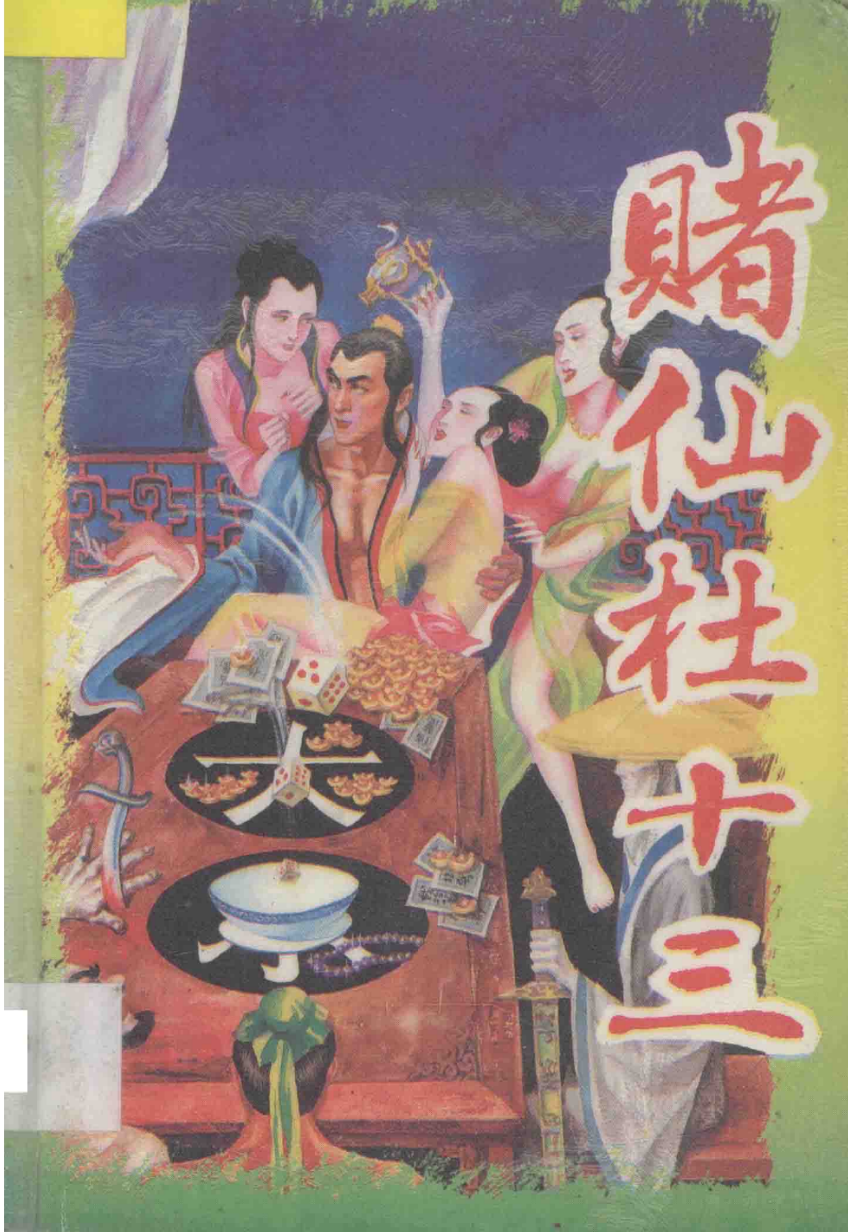


賭者仙杜十三



賭仙杜十三

李冷著

(下)



辽新登字 3 号

赌仙杜十三

DUXIANDUSHISAN

李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

厂印刷

字数:500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4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任 宁

封面设计:刘冬辉

责任校对:合 力

ISBN7-5313-1188-7/1·1065

(全三册) 定价:15.80 元

三六 昆仑怪叟

夺命头陀倒下，围立在四周的黑衣汉子脸上全都骇然变了色。

范一刀脸色也微微一变，冷笑道：“昆仑怪叟公冶雁？”

灰衣老人哈哈一声大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我老人家正是公冶雁，你小子倒还有点见识。”

范一刀神色沉冷地道：“刚才那一手‘大雁回空七绝手’，是你的独门绝学，当世武林别无二家。”

“不！你错了，现在已经有了第二家啦！”

“据说你既无同门师兄弟，也没有儿女，更从未收徒，你这手功夫何来第二家，又有谁会使用？”

“至少已有一个会。”

“那人是谁？”

公冶雁笑而不答，回答的居然是“绝不斯文”凌舞扬，淡然一笑道：“那人就是格老子区区在下。”

范一刀不由极感意外地一怔。

他怔怔地瞧着凌舞扬，过了一会儿才道：“你会‘大雁回空七绝手’功夫？”

凌舞扬点点头，道：“丝毫不假。”

范一刀冷冷一笑，忽然转对公冶雁说道：“恭喜你了，想不到名满江湖的杀手绝不斯文，居然会拜在你的门下。”

“错，错。”公冶雁连连摇头道：“你完全误会了，我老人家既没有收徒弟，他也没有拜在我老人家门下。”

范一刀冷冷地道：“既非师徒关系，他怎能习得你的独门绝艺？”

“是交换武功。”

“交换武功？”

“不错，我老人家教他独门绝艺，他教我老人家‘天玄指’。”

“天山老人古维奇的独门绝学‘天玄指’？”

“古维奇已经逝世，临死前他把十三式‘天玄指’法悉数传给了小凌，小凌又再传给我老人家。”

“所以，你也就传给他你的独门绝艺？”

“这就是俗语所谓的：‘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’。”

范一刀皱皱眉头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说出

来？”

公冶雁淡淡地道：“意思就是要你知道，我老人家与绝不斯文不只是好朋友，而且关系绝非寻常。”

范一刀冷笑道：“你们的关系果然不寻常。”

公冶雁道：“如果因为传授过武功给某人，就算是某人的师父，那么小凌就是我老人家的师父，我老人家也同样是小凌的师父。”

凌舞扬忽然朗声一笑，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这倒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了。”

公冶雁笑道：“账虽糊涂，我老人家可不糊涂。”

范一刀冷冷地道：“但你插手管上这件事，却是个糊涂透顶的老糊涂蛋！”

公冶雁突然纵声狂笑道：“范立，究竟是我老人家糊涂，还是你是大蠢牛，很快会有所分晓。”

范一刀冷哼一声，忽然对身旁一个矮汉子说道：“一不做二不休，连这个老混蛋一并宰掉！”

矮汉子目射凶光，说道：“好！俺这就去替头陀出一口鸟气，先把这个老王八蛋的两条腿砍下来，然后再把他大卸八块。”

这矮汉子名叫高鹏，九岁学刀，至今已三十年。

他用的是柳叶刀，自承自己的刀法不够快，但招式却诡异狠毒绝伦，令人颇有防不胜防之感。

他最长的一招刀法是“绿柳飘风”，这一招“绿柳飘风”，其实也就是一般的“声东击西”，只不过加了一些诡

异的变化而已。

他刀招刚发，公冶雁以掌代刀，使的居然也是“绿柳飘风”招式。

高鹏原想先发制人，一出手就把这个昆仑怪叟伤在刀下，不料昆仑怪叟竟比他更快一步，而且是以同样的招式来对付他。

他反应不慢，“绿柳飘风”刀招疾地一变，化为“冰封关山”。

他对自己这一招应变的速度很满意，深信这一刀必可封死公冶雁的掌势，极有可能把公冶雁的一只右掌砍下来。

但是他错了，低估公冶雁的武功身手了。

公冶雁那一招看来虽是“绿柳飘风”，但当高鹏招变“冰封关山”时，他的掌势已快速无伦地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击了过来。

高鹏一声厉叱，刀锋急忙入变方向。

但是迟了。

他的刀纵然再快一点，也已来不及对挡公冶雁的这一掌，何况他的刀法本来就不很快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公冶雁的一只右掌已结结实实的印在他的胸膛上。一声闷哼，他的身子倒飞出去。

一飞丈二，力尽落地，倒在一具尸体旁，寂然不动。

公冶雁一现身，虽已连毙不空头陀和高鹏两名高手，但这是个众寡悬殊之局，在人数方面，范一刀仍然占着绝

大的优势。

不过，范一刀心里却很明白，“昆仑”怪叟公冶雁的武功身手绝不比“绝不斯文”凌舞扬好对付。

这件事倘若没有公冶雁插手，凭仗人多的优势，他自信至少有七成把握可以把凌舞扬摆平。

但现在多了个公冶雁，他已没有太大的把握，何况他手下五大猛将中的不空头陀和高鹏已命丧黄泉。

他的神态口气，虽然极为狂妄自负，但他为人却是十分谨慎，从不轻妄冒险，作没有把握的事。

因此，在不空头陀和高鹏被杀之后，他心里便开始犹豫不决起来。

公冶雁冷冷的瞧着他，似是已看出了他正在犹豫不决的心态，倏然嘿嘿一笑道：“范立，我老人家今天的心情不错，不想多杀人，你若是知机识相的，最好趁早知难而退，免得我老人家必变心意。”

范一刀目光闪烁不定，最后终于说道：“好！今天算姓凌的走运，咱们走！”

他“走”字才落，突听一人冷冷地道：“范一刀，你现在想走，已经迟了。”

范一刀脸色一变，抬眼看去，他看见一个青衣人，青衣人手中握着一把刀。

“雷霆刀！”有人发出惊呼。

“狄浪。”范一刀也惊呼一声，瞳孔陡然收缩。

“不错，正是狄某。”狄浪神态冰冷。

狄浪在江湖上虽然不是杀手，但“雷霆刀”的名头却远比杀手凌舞扬可怕。

从狄浪冰冷的神态眼神中，范一刀已经看出，这个可怕的刀客，正充满着杀机，显然是来杀他的。

他二话不说，突然回身向西方飞掠窜去。

狄浪站立之处是东方，范一刀突然回身向西方飞掠，他仍然站立原处未动，没有飞身追杀。

范一刀身形飞掠窜出，只不过掠出五丈，眼前人影一闪，一道森冷的寒虹，突如闪电般刺在他的咽喉上。

血激飞！

范一掠飞掠的身形倏然顿止，双眼大睁。

杀他的寒虹是一把剑，杜十三的紫电剑。

杜十三缓缓地说道：“我这一剑，是为了在黄泉路上等着你的东门坚而发。”

“很……好。”范一刀只说出了这两个字，呼吸即已停顿，生命也同时结束，身子倒地死了。

树倒猢猻散。

范一刀倒下，他手下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恶徒，立即四散飞逃，瞬间逃得一个不剩。

凌舞扬瞧瞧杜十三和狄浪，再瞧瞧从外面走进来的小精灵和上官珍珍道：“看样子，你们好像都很不放心我的安全。”

杜十三淡淡地道：“那是当然，你一个人赶去天马庄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？”

公冶雁瞧着杜十三和小精灵等人，问道：“小凌，他们是谁？”

凌舞扬正要替他们介绍，杜十三已抢先说道：“我外号‘拼命三郎’，洛阳城里的人都叫我小杜。”

“拼命三郎小杜？”公冶雁翻翻眼睛道：“我老人家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”

杜十三微微一笑道：“你现在已经听说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这倒是。”公冶雁点点头，转身瞧着小精灵道：“小娃娃，你又是谁？”

杜十三道：“他叫小精灵，是令狐仙的徒弟。”

公冶雁双目倏然一睁，道：“什么？你是令狐仙的徒弟？”

小精灵道：“你认识我师父？”

“算是老朋友了。”公冶雁点点头道：“已经快二十年未见了。”

上官珍珍眨眨眼睛，道：“你怎么不问我是谁？”

公冶雁忽然大笑道：“小丫头，你是从宝石谷里偷溜出来的，名叫上官珍珍，对不对？”

上官珍珍一怔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公冶雁微微一笑道：“因为我认识你娘，不久前还遇见过你娘。”

“啊！我娘也出谷来了？”

“你娘是为了找你才出谷的。”

“你在什么地方遇见我娘的？”

“长安，方老铁那儿。你娘本来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江湖上乱逛荡的，但在听说你和小凌跟狄浪一起后，她就放心的回去了。”

狄浪忽然笑着说道：“好了，别尽管说这些，这里是糟坊，一定有上好的汾酒，咱们且先喝它个痛快吧！”

“不行！”公冶雁忽然摇头道：“现在我们可不能喝酒。”

狄浪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公冶雁道：“我们现在若是喝醉了，一会儿就不能再喝了。”

狄浪眨眨眼睛道：“一会儿就不能再喝了？莫非另外有人要请我们喝酒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是谁要请我们喝酒？”

“一个很美丽的女人。”

凌舞扬神情一愕，道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公冶雁道：“她姓文，叫文幽兰。”

杜十三目光一闪，道：“幽兰小筑的文大小姐？”

“正是。”公冶雁道：“你也认识她？”

杜十三微微一笑，没有答话。

凌舞扬目光闪动地道：“她为什么要请我们喝酒。”

公冶雁道：“我老人家只是受托邀客，至于为什么，你小子自己当面去问她好了。”

凌舞扬眉头微微一皱，瞧着杜十三道：“小杜，你的意

思如何？”

杜十三默然了一下道：“文大小姐请喝酒，当然不便推拒，只怕这顿酒喝来不会很痛快，幽兰小筑多半有了麻烦。”

狄浪道：“管他什么麻烦不麻烦，既然不便推拒，咱们就去喝她一顿好了。”

毛毛细雨虽停，天空仍是一片灰黑，无月无星，看样子只是暂停而已。

三更过半。

公冶雁、杜十三、凌舞扬、狄浪、小精灵和上官珍珍六人，来到一座风景美丽、清静的小湖前。

湖水清澈，触目可见游鱼。

在小湖的对岸，有一大片青翠的竹林。

狄浪不由笑着赞道：“这里果然是人间仙境。”

公冶雁道：“这里虽然风光如画，景色极美，但却还谈不上‘人间仙境’四字。”

凌舞扬微微一笑道：“公冶老哥，你到过真正的仙境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公冶雁摇摇头。

凌舞扬笑着道：“你既然没有到过真正的仙境，又怎知道这里不如仙境？怎能说谈不上‘人间仙境’四字？”

公冶雁一怔，不禁语塞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凌，你格老子的牙齿越来越锐利了。”

说话间，已见一叶轻舟，从湖对岸迅捷的划了过来。拢岸，舟上只有一人，是个长发披肩，面貌清秀的翠衣少女。

“小婢含芳，奉命迎接诸位，小姐已在听雨轩中设筵恭候诸位的侠驾。”

这名叫含芳的女婢看来只有十五、六岁，声音中还带有稚气，但说话时的神态却落落大方，而且十分得体。

众人登舟，舟回的速度居然比过来时还快一点。

舟抵湖岸，众人下舟登岸，忽闻一阵清脆的琴声，从那片青翠的竹林深处随风传了过来。

琴声幽怨，听来虽很清晰，但却似是有点虚无渺。

狄浪忍不住问道：“是不是大小姐在弹琴？”

含芳摇摇头，喟然答道：“自从这人来到这里住下以后，大小姐就没有再弹过琴，并且还把最珍爱的凤鸣琴送给了他。”

凌舞扬目光一闪，问道：“他是谁？与文大小姐是何关系？”

含芳摇摇头，没有答话。

公冶雁却答道：“他名叫贺遥，本来是文大小姐的未婚夫婿。”

狄浪一怔，诧异地道：“本来是？难道现在不是了？”

“不错。”公冶雁点点头道：“因为文大小姐根本不喜欢他，而且两人也从来没有见过面。”

狄浪眉头微微一皱，道：“他们莫非是那种‘指腹为

婚’的婚姻？”

公冶雁道：“正是。”

杜十三沉吟地道：“贺遥得知文大小姐不喜欢他，一定很感失望了？”

“不！”公冶雁摇头道：“事实恰好相反。”

“难道贺遥已经另外有了意中人？”凌舞扬问。

“你说对了。”公冶雁缓缓说道：“贺遥虽然知道文大小姐是自己的未婚妻，但在还没有与文大小姐会见之前，他已和另外一位绝色少女相爱，互相倾慕，并且海誓山盟，非君不嫁，非卿不娶，矢志不忘之约。”

杜十三道：“既如此，那他现在为何还要住在幽兰小筑？”

公冶雁道：“自从半年前，他来到这里以后，就再也不能离开。”

狄浪一怔，道：“为何不能离开？”

“因为他已没有了两条腿。”公冶雁喟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他是个好少年，但命运却不太好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缓缓地道：“半年前，他正准备与那位海誓山盟，倾心相爱的意中人结婚时，却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突然遭人击杀，他与意中人双双拼死迎战，肩中一刀负伤，但最要命的是双腿各中一镖。”

狄浪道：“那女的呢？”

公冶雁道：“身中九刀，香消玉殒当场。”

凌舞扬问道：“他中的是什么镖？”

“断魂蚀骨镖。”

凌舞扬脸色一变，吸了口气，道：“那是极难救治的毒镖，难怪他会没有了双腿。”

公冶雁道：“他几乎性命不保，幸得诸葛老人救了他。”

狄浪双目微睁道：“圣手华陀诸葛老人？”

“不错。”公冶雁道：“眼看贺遥已回天乏术，是诸葛老人竭力救了他的性命。”

凌舞扬道：“诸葛老人救了他之后，就把他留在幽兰小筑？”

“正是，诸葛老人是文大小姐的义父，他把贺遥安置在幽兰小筑外的一座小楼中，让他好好疗养伤势。”

杜十三忽然叹息一声道：“他身上伤势虽然可以治愈，但心中的创伤，只怕已永远无法治愈了。”

公冶雁瞧了他一眼，默然。

凌舞扬目光一凝，问道：“击杀贺遥的，究竟是些什么人？”

公冶雁道：“这件事直到现在还是个谜。”

狄浪道：“难道连贺遥自己也不知道？”

公冶雁摇摇头道：“据贺遥说，那夜击杀他们的共有五人，个个黑巾蒙面，无法看到他们的面目。”

杜十三缓缓地道：“贺遥少年得志，十八岁时就已名扬江湖，这些年，他所结下的仇家为数着实不少。”

凌舞扬忽然眨眨眼睛问道：“公冶老哥，这些事，你怎

会这么清楚的？”

公冶雁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从去年春天开始，我就一直住在幽兰小筑中，到现在已经一年八个月多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小凌，有件事情我要请你原谅没有徵求你的同意。”

凌舞扬眉峰一皱，道：“公冶老哥，你我之间还用得着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客套话吗？什么事？你直说好了。”

公冶雁道：“我把你教给我的‘天玄指’教给了文大小姐。”

凌舞扬笑道：“教了就教了，这又不是我的独门秘笈，何况文大小姐又不是什么歹恶之人。”

“对了。”狄浪突然想起什么事情地一击掌，道：“那击杀贺遥的是些什么人，只要找到那恶贼就知道了。”

杜十三道：“你说的恶贼可是横行关外的灰熊潘勇？”

狄浪点点头道：“断魂蚀骨镖乃是他的独门暗器。”

杜十三淡淡地道：“你永远也找不到他了。”

狄浪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难道他已经死了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杜十三道：“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死在我剑下。”

“咦！奇怪。”公冶雁脸露异色地道。

凌舞扬一怔，道：“公冶老哥，什么奇怪。”

公冶雁瞧了杜十三一眼，道：“据老夫所知，灰熊潘勇是被要命书生杜十三所杀，怎会是死在他剑下的？”

凌舞扬微微一笑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等会儿再告诉你

好了。”

他们边说边谈，虽然走得很慢，终于穿过竹林，来到幽兰小筑门外，两名青衣小婢正在门外等待着众人的到来。

突然，杜十三大声叫道：“两位姑娘小心！”

他话音未落，一个黑衣人已恍如飞将军从天而降，蓦见寒光急闪，只一剑，就割断了两名青衣小婢的咽喉。

两名青衣小婢的尸身还未倒地，黑衣人已身形如电地向小筑内飞射了进去。

杜十三、凌舞扬等人也同时弹身向小筑内电射掠去，只有公冶雁仍然留在门外。

就在此际，小筑东侧的一座小楼下，也出现了一条神秘的黑衣人影，一闪而没。

这座小楼是什么所在？楼上住的是什么人？

公冶雁当然知道，楼上住的正是那断了双腿，伤势还未完全痊愈复原的贺遥。

不管这黑衣人是谁，此时此地出现在这座小楼下，意图目的已极为明显，是来刺杀贺遥的。

贺遥双腿已断，成为一个残废，对方居然仍不肯放过他，未免太过分、太狠毒了。